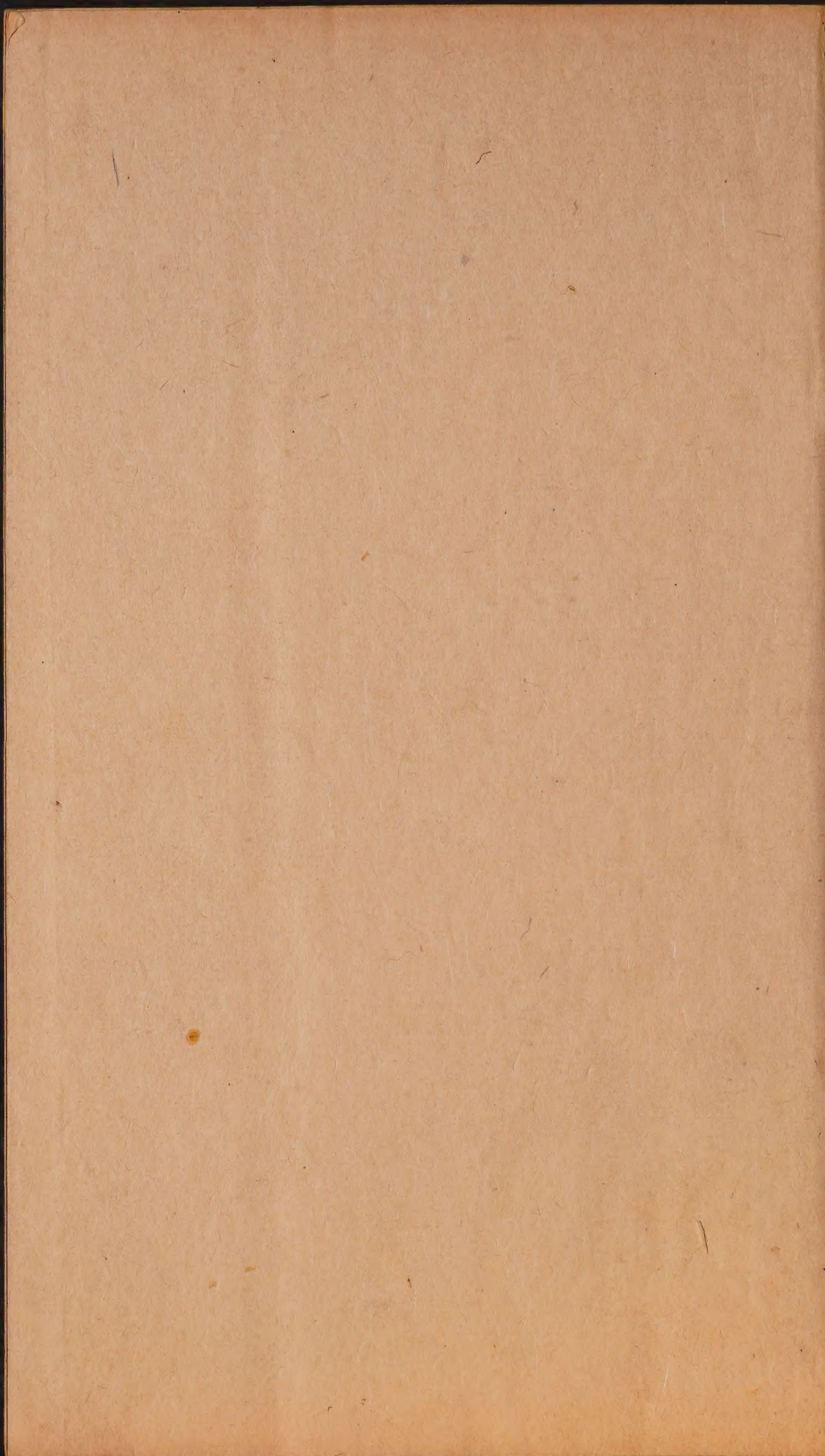






言易道之神所以救禮之衰禮不變則易不作作易者聖人之机權所寓也禮爲之明易爲之幽奇論天開讀此可見此老胸中六經無不淹貫

公晚而好易日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説亂之也去之則聖

蘇洵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

人之言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

說禮之用已盡此復說出聖人作禮之意

好頓挫

好文法

說弊只用兩句

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

合說一段

以獨得之見發爲文章筆底自覺反覆快暢此段見得有禮不可無易

詳論易道見道之所以神

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恠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

而天下尊之也

出周禮卜師

宛轉曲暢閎麗盡靈

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敖鯤曰易與禮皆聖人之道行之天下萬世一也是篇幽明尊信云云皆藉子立論闡揚之妙至于易取卜筮本聖人神道設教門天下啟過遷善之門而此以爲機權似失之矣

張以忠曰發論甚奇結想甚確雖復頓宕縱逸而筆氣終歸雄灝

開欵澎湃總歸雄渾

通篇四五轉處絕佳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懣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歐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令也人之好色

立論精卓而結調本高

又生出淫叛二字來

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

駁上道出筆雄氣勁

此一証妙必先得此二詩然後立論

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

最得詩旨

此總結前

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于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

此下云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不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

此段從刪

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于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張以忠曰就色慾二端發出聖人維世立教意自是正論而文復反覆迴翔神味淵暢

宋人有諢穆麗厚之氣者老蘇一人而已

八題洒脫

以三代忠質文之異尚言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

風之変

忽入感慨文
便頓挫

以舜禹湯文
得天下之異
言風俗之変

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
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
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大牢而
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呼鳴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
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
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
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
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
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
為大惟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

宕樣

語意奇警

可慨

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辠而以告人如曰彼有辠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彔之曰萬方有辠在予一人予一人有辠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

引証切

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東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曉其非篡也夫固繇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鎭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張以忠曰神駿宕軼筆法靈變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一句收正意　下即開說）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設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當是時諸侯之國並各有史孔子爵大夫也故得偏觀魯史因其編年紀事之文而繫之以賞罰功罪之權所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

此文只是一事問答纏聯到底

看他辯難看他解釋看他鑿空立論看他一節高一節

此論每辯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辯辭則隨辯而解之也既辯完又起後辯既設後辯又起別解似庖丁解牛

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一解）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二難）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下入本意救轉）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

略露猶未說盡此是先得之意

運想神奇

至此方說明其解却在後

轉若盤珠活若游龍不可捉摸不可覊勒

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解二）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正在此）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難三）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

關涉世教之語

意外生意變化無窮

全是無中生有

賞罰故不得已而擅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解三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解四其意曰有周公之

文勢頓挫奇宕

折證甚奇文勢又一振

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一段議論）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眞是論得痛快感動人）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自先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

以公私二字作結

論遷固爲史臣之體宜爾正以起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之意

說到後世春秋有君無君皆不當作而夫子作春秋所以爲當

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結尾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呂氏春秋吳越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呂祖謙曰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

襍惟此篇意多而不襍

張以忠曰此文煙波萬頃無限曲折且轉換變化布置玲瓏文情文勢之妙如螭龍交於筆端如風雲集於楮上

老泉自註云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

如此辨駁是擔得斤兩文字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于仲尼（孔子曰諫有五義一譎諫二戇諫三降諫四直諫五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

持說客之術以補夫子諷諫之論不免于從橫之病然亦是一說

此等文字模倣荀卿

援引古事典覈詳切博而不贅

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于諫繇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于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

議論詳悉句法森然此等文字當于典質中求之方見老學手段 [seal] 引証理論勢禁等說亦自有理但所援者不過春秋戰國人品而不及漢唐豈漢唐諫臣一無足採者乎此蘇公所以不免于戰國縱橫之議也

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

老泉習從横家故以從貫之術矯孔子之論然其說自高人一等術字步步回顧把龍逢比干收拾何等雄徤

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勸立則勇容則寛致君之道盡于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張以忠曰著勁縱逸深雄古徤千秋絶調也

> 敘事起乃一篇本末事情之總老蘇大率多是權書惟此文明白的當前亦可學後不可到中間抑揚反覆及警策處多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爲孝公故曰五公子）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文有斷制）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薦管仲威公用之）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

好思致凌空一點何處得來

抑揚反覆警策而有餘味

此段是代管仲為謀文章最高處既攻擊管仲須是思量吾身生當仲之時若

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竪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絶于耳色不絶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

仲之位爲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晁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

到此意已竭又以晉文折證

好宕

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狐偃趙衰先軫楊處父）靈公之虐（文公子）不如孝公之寬厚（威公子）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

引二人俱臨沒進賢切証

繳得精神甚有力如破竹勢句緊一句

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此事見管子）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鰍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二事爲一證然後立論）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威公本是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改桓爲威然者泉生在靖康之前不應預知廟諱必傳寫者追改之耳○韓非子言管仲薦隰朋而桓公不能用也似未可深以罪仲）

此篇須看他妙處在抑揚反覆過接下將無作有以虛爲實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卽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三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骨作文非淺學所到

高祖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無也）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爲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段如論之冐頭）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大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

老蘇因斬噲一事立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爲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爲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主意也

此論謂高祖安劉必勃之言是知呂氏之禍其不去

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衆人讀漢書然安劉氏必勃可令爲太尉二句盡說高帝知勃厚重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蘇老泉學識未易及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

右一段意思尤高謂高帝命勃斬噲是欲除呂氏之黨皆人所未發

本以高祖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

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爲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

論前面不說破必逐節出新意立奇論直到此方入事

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此一段如論之講題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段如論之結尾

椎埋者言椎殺人而埋之出酷吏傳

李端曰文字要駕空立意蘇明允春秋論揣摩以天子之權與魯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

揣摩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當時夫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此皆駕空自出新意文法最高熟之必長於論

曾

鞏曰老泉之文倐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

作高祖論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張以忠曰想奇識老而筆氣橫絶此豪傑于文者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于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

辯姦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思安石之毋死士大夫皆往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云

一轉最妙言安石乃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當時人不能識亦不敢道

善凌駕

古色蒼然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繇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

上略拓開此就歸本人何等起伏結處更發得有餘不盡令人一唱三歎如此轉作結極婉媚

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姜賓曰知介甫于未用者蘓明允知介甫于方用者呂獻可雖廬陵涑水皆在其下知人難哉

張以忠曰蚤見奇識深文至論

又曰安石學不遠申商管韓而言則必稱唐虞三代所以紛紛更革卒亂天下當時蘇公以爲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必有窺見其隱者雖然仲尼有兩觀之誅明允苟知人之哲正卯安石不足言而魯宋有幸不幸也

老子孫武子一句一理文字極難李惟蘇老泉數篇近之心術篇之類是也

此篇多名言逐段為束結蓋本兵書與察古今而雜言之者

篇中凡九段各不相屬

權書心術 論將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此篇通學孫子兵法雖混為一篇中間逐段各是一意此篇此九節今區以別之○此一節）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此二節）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邺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

一段中有幾許轉折反覆獨以養心反結古宕錯

此正所謂知己知彼

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精深奇奥

故士常蓄其怒懐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此三節）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此四節）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于險鄧艾縋兵于蜀中（縋音墜懸索也）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此五節）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

陰符道德之言

此兩端最得兵家要法然皆古人已試之良規孫臏

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此六節）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此七節）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

之減灶虞詡之增灶趙雲之開營示伏檀道濟之唱籌量沙或有餘而示不足或不足而示有餘故皆能不敗事

至于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此八節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此九節

姜寶曰此文絕似孫子謀攻篇而文采過之老蘇自謂孫吳之簡切無不如意非誇辭也

張以忠曰深於兵書其精要處非二蘇所及

主意說當時兵驕难用諷韓公以駕馭之術議論多出已見未必純粹而才氣豪逸俊偉此文似西漢書疏雄辨可喜

一篇大意

看他用字

說盡用兵本末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從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厲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音城畦也）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

用兵決勝之時

三個有餘字應在後

見韓非商鞅之餘

[illegible]化得好

養兵不用之時

一喻收妙

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亡足怪者昔者

筆力勁

句法

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論處驕兵之策

又一喻暗應前江河之喻

看他過接處

千里之河一拳柢柱然後歸到聖人接

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鬭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于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

入宋事騎龍手也　區處之妙結定了便轉入今事　應前恭兵不用可畏句　老蘇位于蜀卒之驕故爲此論　時事一一如指掌

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間其曹迬迬偶語亡所忌諱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

看他造語

當時士卒之情如此

雖不深言而意切

接得尤妙此說入太尉

病源

本屬名言以之照說韓魏

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何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系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

公則必駭而無當

又以戰守二守續之文字纔不困

此意可以行之于專閫臨戎之時而不可行之樞筦

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寛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

執回之日就綴上譬喻立論以嚴濟寬于當時尤中肯綮

此論從韓非孫武子詩書來

一二抱前

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邺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于驕君臣

結虎而寄

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摟　昉曰議論精切筆勢縱横開闔變化曲盡其妙
詞嚴氣勁筆端收歛頓挫十分回斡精神
深識天下之勢議論從韓非孫武等書來

張以忠曰三代帝王習干戈以禮義敎介冑以詩書
其時兵民不分振旅治兵皆有教行其間
兵即不用有何可畏聚兵之患寔繇秦漢
以還將驕卒悍而上失其教耳蘇公不惟
其本而欲以術整齊之豈至計哉然其文
深雄奔放名譚奇思層層不竭超絶倫類

氣雄

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以孔孟立論地步甚高而文字峻絕豪邁不羈

生出用我二字便有許多枝葉

鋪張掌應用三天字應首句一天字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天之所以與我者占得地步高亦從論語中夫子千言語變化來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第三句如此變化始有力發于其心出于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于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

一總氣弘詞暢意足

此段論孔孟不肯棄天以自況以衛靈魯哀諷田公應逆天

看他轉折跌蕩處

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于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

老泉文字規模濶大豪放不羈有掀揭宇宙氣象其論聖賢之用心至吾事畢矣只見李力筆力

此一段有力

看他轉折

意本以書干用而辞若無求用之心但寓諷意于不

子孟軻之目將不瞑于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恠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于人嗚呼使吾誠死于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于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

言之表俾見者自論此家法自戰國策得來

老泉與歐內翰書說他平做文時工夫甚难與田樞密書卻說得之且易有若或起之若或相之之妙可見老泉李力到處

前面論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意思歸結在此

予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高）今洵用力于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傳于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于益州當時之

老蘇自任大文章亦大

分明是以賈誼自居未見其人猶孟子然而無有乎爾意

此篇骨子原自韓文公與于襄陽書中來而氣特雄

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濶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温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

自明其不棄天褒天棄篇首竟言所以必求用也

責字有照應有關鎖

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于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于洵何有哉

邵寶曰天地精英在聖賢一身聖賢精蘊在斯文一脉老泉自處最高

張以忠曰卓然自負神駿氣豪

又曰文有湍激瀠洄之致

此文三段敘事二項議論三項代天子言帥是天子氣暇此老蘇文字之雄傑處

敘事修嚴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我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于

此下兩節凡七八轉處極妙如風之掣雲如珠之走盤

有亂急無亂弛句即前面不可以武競不可以文令看他如此換得好

好議論好句法

此下議論皆從上敘事中發出雖稱道張公實回護蜀人筆力婉而確

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于地惟爾張公安坐于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于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碪音針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于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于急

出脫得好蘇老泉是蜀人故此一轉尤高

此正天子所云毋助变毋養乱不可以武兢而張公至蜀所以帰軍撤守也

此三四轉尤妙詞氣嚴整有法度說不必有像而亦不可無像此三四轉奇甚最

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于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于斯雖然于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隣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于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則存之于目

好處是善回護蜀人公蜀人也所以尤難

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四句見搢武臣謀夫不用所特用張公之意

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

歸結得体

閭閻闐闐。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李攀龍曰此等文字從虞典商謨中脫化來而氣槩春容詞調老蒼願聖世君臣都俞氣象非後來學操觚者所能彷彿

張以忠曰此文平夷高雅而筆意渾厚最有氣局文字

說他爲相時夷簡仁宗自言不及仁宗以呂夷簡事業望於其子因其求去故有此除不聽其去

蘇軾除呂公著守司空制

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令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具官某謨謀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

不累以事不作相平章軍國事業時廟堂白宰相故如此

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同至都堂議軍國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樓　昉曰此篇識體而加以俊邁四六文字難得有血脉以舊宰相平章軍國此是求舊元老大臣人望所歸此是用衆故以求舊用衆爲主張公著是夷簡之子解相印而仍舊平章故中間至末後叙述如此

陸宣公當時不知於德宗庶幾今日受知於陛下與其觀經史諸子百家之崇深不如讀陸公奏議之切當措語有斟酌議論有關合

人臣之納忠醫者之用藥用辭切當

乞較正陸贄奏議進劄子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恭惟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

敘宣公事自諫以忠厚至以待有功詞簡意盡
應前檢意議論的確實規諷當時
次陳勸勉神宗聽信之意
又陳陸贄奏議便於觀覽推行

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閤即私相告語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

反覆曲折如意匠心直是筆舌互用

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較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于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宋濂曰說陸宣公事便學宣公文章坡老天分穎異筆力神巧誠不可及

張以忠曰陸宣公奏議無一不是格君要典德宗當流離播遷之時稍施一二尚足補救亂亡況盛明之世人主果能置諸座隅反覆熟

讀眞有敢發聖聰裨益政治者蘇公以是
進君正盡臣忠愛無已之懷而文尤諄切
溫醇可爲告君者法

文如長江浩川波濤驚奮又如名山廣陵岡巒疊見滔滔不窮綿綿不盡氣博神聳不覺言之亹亹也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于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歷舉四代之君雖仁暴不同要皆英雄武毅之主也然而禍之烈者宗社覆亡禍之淺者凌夷多難皆因好大矜功黷武四夷拓地

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繇用兵至于興事首議之人宜請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繇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浸尋及于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廣大征伐不休之故遂自貽伊慼迄至于此後世人主可再蹈往轍而不深懲其禍哉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殺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絶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寛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

前說四大段不如此緊收精神不湛

再振起文氣警悚人主讀之得勿感悟

此又近引本朝事以動之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繇此觀之漢唐用兵于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于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于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于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詞氣凜栗

非知仁宗之不得已而用者

一時小人蜂聚蠅集舉動誤國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已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元寶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此安石力行新法本謀然迄無成功雄謀安在

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于是王韶搆禍于熙河章惇造釁于橫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敝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于實禍勉彊砥礪奪于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于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于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于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

甚且有師喪于邊而賀盈于廷者

讀至此人主豈不惻心

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于白刃筋骨絕于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于挺刃之下宛轉于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

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輭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之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猶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于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

欲勤遠畧而國計先虧安得有餘力以制其後

如此欵惻警醒不能回九重之聽則相臣謀國不臧而不能察其闇故也

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于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背向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于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于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背向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于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

用兵利害上已說盡此陳已所以進諫之意婉轉闡發極其眞摯

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于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血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于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于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寛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

大臣銳意用兵安有沮之者

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樓昉曰說利害深切老臣諫君之體

胡時化曰說出用兵利害曲折詳盡人主見之得毋動念可謂忠告善道者矣

張以忠曰長喻廣引反反覆覆無非欲人主鑒往代亂亡察時事得失深戒用兵之禍永保靈長之福警醒嚴確婉篤和暢蓋不獨文章之妙也

